

風水輪流轉，地氣也輪流轉。舊傳奇中翰林院修撰對朱元璋說，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南京才是興王之地。果然明朝得享近三百年國祚。

天有陰晴雨雪，儘管難測，也可預知，地氣卻沒有太多徵兆。人類至今不能精準做地震預測，一場地震可能塗炭生靈無數。古人尚禮，重於祭，祭祀之大永遠是祭天祭地。土地神是「社」，祭禮叫「宜」。殷商時已有大地之祭，祈求農事豐收。京中尤存社稷壇，建於永樂年間，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穀神的地方。

古人說皇帝是天子，天子也需要生活在地上，只有神仙才位居天庭。肉身俗骨的世人，生也好，死也好，貧也好，富也好，快意或者恩仇，都離不開地氣。人要多接地氣，地氣是生氣，護佑養育了生命，給萬物勃勃生機，更賜我輩文章。

地 氣

《考工記》認為，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此四樣缺一不可，才可以為良。材美工巧卻不良，是沒有天時、地氣不濟的緣故。橘生淮南才是橘，生於淮北淪為枳。鴟鴞向北不逾濟水，南方的貉過汶水就會凍死，都是地氣有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育一方物，所以春秋時，鄭國的刀、宋國的斧、魯國的削、吳越的劍，他鄉造不得，也是地氣使然。

地氣是地中之氣，是土地山川河流賦予的靈氣。古人說地氣既疏洩，山居變清曠。又說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潤大地，萬物華麗。前人有詞言：「地氣騰，天雨降。萬物生芽，便是天機象。」地氣裏有天機，天地之間是相連的。

在鄉下，雛雞受了輕傷，農人將牠放在地上，以盆扣地，說接接地氣就好，不大一會活蹦亂跳。獵獲的飛禽走獸，野性頑強，人將牠吊起來，接不到地氣，須臾便死。舊時鄉下有患足疾者，多打赤腳或穿草鞋走路，疾患常常自癒。鄰人家貓狗曾與野獸撕咬，奄奄一息，臥在庭院草地上，第二天搖搖晃晃站了起來，不幾日，筋骨痊癒，爬高蹶低，完好如初。

神話傳說，混沌未分，巨人盤古以利斧開天闢地，輕而清的東西緩緩上升為天，重而濁的東西慢慢下降為地。地從土從也，「也」字通「蛇」，上古大地草木叢生，蛇蟲橫行。



淮風物談

胡竹峰

地是土壤，氣是氣息氣流氣脈氣場，地氣是土壤的氣息氣流氣脈氣場。清晨或者傍晚，一片白霧貼着田野，淡淡的，若有若無，鄉民說那就是地氣。楊炯有詩道：「地氣俄成霧，天雲漸作霞。」

人活一口氣，年老體衰，最先老去的是力氣。人呼吸的是空氣，骨頭裏有骨氣，胸膛中要有心氣，心氣遇事順勢而變，為喜氣戾氣順氣怒氣惡氣火氣和氣喪氣銳氣神氣愾氣忍氣客氣生氣嘆氣傲氣鬥氣鍋氣憋氣洩氣殺氣賭氣義氣懶氣正氣爽氣優氣解氣硬氣毒氣霸氣呆氣意氣大氣小氣……凡事皆氣數，自然有節氣，頭上是天氣，腳底踩地氣，所謂頂天立地。

世間草木走獸花鳥蟲魚的繁衍、生發、喜怒、枯榮都在地上。萬物有靈，在地上才能生活，死了又埋在地下，歸於地氣。《考

時地人

梁貝爾



別誤會！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不是店，而是招牌。

食楮記

一入清明，鄉間的少年就開始在楮樹下仰望了。

面對一棵樹，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眼饞。春日的鄉間，很多樹木的花花朵朵皆可入饌。

比如，楮樹。清明之後，很多人都會一邊仰着脖子看楮樹，一邊滿口流涎，嘴裏念叨着，開花吧開花吧，饞死了。

舊時的鄉村，哪有什麼吃食，也正因如此，才開發了農人的想像力和嘗試欲，對於楮樹開的花（皖北人稱之為「楮卜揪」）青睞有加，三月到，就等待着楮樹開花，然後捋起一大團楮樹開的青色花，肥肥的一團，回家清洗、拌麵，上鍋蒸，以麻油佐味，鮮美無比。

舊時，麵是稀缺食品，各家各戶都省着吃，「楮卜揪」下來以後，就可以擋一陣子，節省不少麵粉，而且味道鮮美。由於「楮卜揪」葉片肥厚，幾乎可以當主食吃，「楮卜揪」蒸好以後，可以用碗裹扒食，那滋味，彷彿一口氣吃下半個春天。

三月的江南，清明前後，有蒸青團一說。清代袁枚在《隨園食單》裏這樣記述：「搗青草為汁，和粉作粉團，色如碧玉。」就是把多種野菜攪在一起，焯水，和麵，捏成一個個青色的團子，放在屨上蒸，直蒸得清香四溢，青團外面油亮亮的，就可以出鍋了，有點鐵獅子頭的意思。



▲春末夏初，楮樹會長出通紅的楮實。

資料圖片

只不過是素食，無論是僧是俗都能吃，這樣的春天對誰來說，都不虧欠。

楮樹通身是寶。尤其是楮樹葉，有治療白內障的功用，中醫《聖惠方》記載：（楮樹葉）治一切眼翳：三月收穀木軟葉，曬乾為末，入麝香少許，每以黍米大注眦內。

不僅如此，楮樹葉還可以治療魚刺卡喉，《十便良方》上也這樣說：治魚骨哽咽：楮葉搗汁嚥之。除此，它還有利尿等功

能。印象最深的是，小時候長了濕疹，父親會把我領到楮樹下，掐下來幾片楮樹葉，葉梗處溢出乳白色的汁液，父親把這些汁液塗到濕疹上，不出一周就痊癒了，自此以後，我便對院子裏的楮樹刮目相看，有事沒事的時候，還喜歡提上兩桶水給它澆灌。

春末夏初，楮樹葉中間長出了通紅的楮實，個頭比乒乓球小一些，大紅色，通身都是肉芽，看起來十分誘人，吃起來也相當可口，很討我們這些鄉間長大的孩子喜歡，楮實成熟的時候，我們便爬到樹上來採摘，然後分食。那是一段甜蜜的時光，至今想來，楮樹下的光陰也最讓人難忘。

楮樹是古樹。《韓非子》裏曾經記述了一個宋國匠人，用象牙為其國君雕刻了一枚楮樹葉，這枚楮樹葉上的脈絡、紋理、絨毛纖毫畢現，國君很是喜歡，於是，賜封了他大官。由此足見，楮樹還是貴族樹種，國君都很喜歡，如今飛入尋常百姓家，還以其葉、液、果實慰勞大家，這是一棵樹對人的恩澤，今次，我坐在楮樹下回憶一棵樹的過往，內心充滿蔭涼。



如是我見

陳中威

努力達至的終極目標吧。

回望二月初，香港突遇第五波疫情，至今造成累計逾百萬人確診，八千多人死亡，可謂付上沉重代價。不過在國家全力支援下，社會重塑信心與作為。一系列應對措施加緊推行，爭分奪秒對抗疫情。目前似乎已有回穩跡象，但決不應掉以輕心，重蹈覆轍再釀大錯。

身處小島，心繫故鄉。近月來上海本土疫情也急轉嚴峻，新的擴散呈迅猛之趨勢。上海是國家第一大城市，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等，面積乃香港之五、六倍，常住人口加流動人口近三千多萬，也是香港的四倍。要管控這樣一座大城市相信難度必定極之巨大。加上近兩年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上海並沒有緊閉門戶（Lockdown），世界各地航班來去還是自由的，甚且上海兩年來承擔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外來航班。上海在外防輸入、內防擴散這兩方面一直都表現不俗，將疫情牢牢地壓制住。唯此次變異毒株奧密克戎（Omicron）比之前其他已變異之新冠病毒更具更強之傳染力，甚至能突破疫苗的防禦及抗體的保護。上海疫情的突然爆發也許是因外來者的麻痹鬆懈，讓毒株有機可乘。此情況略同於香港，皆因外來者疏漏引致社區爆發。

上月始，上海疫情出現異動，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病例逐漸上升。上海方面在迅速追蹤之餘，亦將對城市正常生活之影響降至最低，採取了分區封控，進行核酸檢測，在無個案區塊檢測後可開放。唯中旬後，分片區篩查似乎不敵變種

上海戰疫



▲四月十日晚，上海外灘的商廈外屏幕顯示「上海加油」的標語。

病毒之極強傳染力，上海市衛健委即果斷決定浦東浦西劃江而治，即以黃浦江為界，將上海新舊城區分別進行封控管理，期望盡快實現社會層面動態清零。

在應對與入侵病毒作大規模正面對決時，筆者見到上海這座城市的傳奇：幾乎由上至下動員了一切可動員力量，工作人員日以繼夜的風雨兼程。前線醫務，街道社區志願工作者，公安武警，環衛清潔人員，社會工作者，外賣速遞派送員及所有幹部公務員，不分彼此戮力同心，趕赴「戰」場。從網上視頻及圖片所見，為了配合上海政府的封控措施，全城市民安然居家，除了救護車警車還在持續忙工作，驟然間高架馬路，大街小巷空無人車，一片寧靜。

表面上我們似乎看見大上海停頓下來了，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每個分區，每個街道都有身穿全套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在守護這座城市。譬如在大家較熟悉的靜安區，區政府轄下的國企單位靜安城發集團除了擔付起整區環衛工作之餘，更將平時的環衛督查車，搖身變成移動的核酸採樣點。而平時的清潔人員仍衝在第一線忙碌

地清理社區街道各類垃圾，同時打掃着無人的街道。他們期望疫情盡快散去，市民早日回到清潔的路上。每個人每顆心，在至為暗淡的時刻都散發出光亮，相信上海是沒有黑夜的，因為每當夜幕垂臨，抬眼望一片無盡星空，光芒四射。

兩年來上海在對抗新冠病毒蔓延方面，以「精準防疫」路線取得了成效，但在面對此一波新危機，必須以變應變，採取隔江分治，以全城靜態管理模式打贏「疫」戰。

此時此刻，上海並不孤單，因為來自全國各地兄弟省市的數萬名天使已抵滬。國家組建的醫療團隊，精銳盡出。鄂贛魯蘇皖各省三A級醫院醫生護士，秉着醫者仁心，大愛無疆，主動請纓，馳援守滬。另外更有為數二千名軍隊衛勤力量來滬協助核酸檢測及醫療援助。國家永遠是上海最堅強的後盾，上海上下一心決戰病毒，最後勝利毫無懸念必屬上海。

看着季節的變換，或許乍暖還寒，時雨時晴，但暖春過後盛夏必臨。疫情終將消退，美好總要相會。上海，一個令人驕傲的城市，等着你再來。

餘下時光，還有很多開始



HK人與事

厲 放

華人社會，過年，特別是春節，無論對孩子還是成年人都是一年之中的重中之重，不是唯一也是之一的頭等大事。於我，攜家居港二十年有餘，直到兩年前疫情襲港，從未體驗過在香港過春節。

其實，人到中年後，過年，難言。爆竹聲中一歲除，添白髮幾綹，多少心有不甘，人，又老一歲也。那些年，拿到新日曆，先確定春節在哪幾天，這一年無論身在何處，臨近春節，總要緊趕急奔加入春運。

那些年，香港是連接兩岸之中轉地，我在台灣的親戚，八十多歲的舅爺爺（我祖母的親弟弟）和舅奶奶，總是先從台北飛來香港，然後和我們一起回內地過年。於是，過年三部曲之第一樂章為搶票和購物。每一個成年人對此都不陌生。當年沒有高鐵，一家老少出行遠則飛機，近則汽車。為籌劃行程、確保出行順利而煞費苦心、費盡心機，實不為過。

曲中之第二樂章，由我領隊，扶老攜幼，浩浩蕩蕩，駱駝似的拖拉背扛行李，證件、機票、常用藥、急用藥再三確認，出

發！最後，曲之高潮當然是春節到，吃年飯、發紅包、看雙親、走親戚、探朋友、收禮物、贈手信、送祝福，忙活着，年已過。帶着原班老小回到香港，待兩位老人休整之後，送上飛機，心裏又望起下一個年。就這樣，幸福瑣碎，歲月漫長。

那些年，只道此事年年有，不曾想終有一日此景已是舊時光。先是台灣二老，一人已仙逝，另一位年事已高，不便出行。其二，當年幼兒已長成，徑自赴海外讀書，春節通常在學期中，自然不回港。於是，春節回家從小部隊變成二人行，我和丈夫多數時候一同回內地探親，亦偶有各回各家，各探各媽。香港永遠是出發地和回歸處，似乎與香港的春節失之交臂。

忽然，疫情改變了一切。孩子從海外學成歸來，三口之家再次齊聚香港，疫情之下，亦無人遠行。於是，我們在香港經歷了鼠走牛來，又送牛迎虎兩個農曆年。

先說二〇二一年之春節，我遭遇腳踝骨折，行動靠雙拐，無奈之下只有留港。這是全家第一次在港過春節，又如此因緣，成就了第一次與港漂們新春共度之家宴。離校

多年的師妹、師弟香港再聚，同樣第一次春節留守；朋友相識以十五年計，第一次春節留港，於是，敞開家門，大家撐場，獻藝、獻技、獻愛意，來賓自帶自備食材，美食美味，茶酒齊備，自娛自樂，成就彼此第一次。而最精彩之戲碼永遠在意料之外，一桌菜餚堪比滿漢全席，東西南北風味俱全，但最吊胃口卻是「博餅」，且此「餅」不可食也（潮汕一帶過年流行的娛樂），可謂神來之筆。

回望牛年，最大之願望：核酸陰着，去枋獨行，老少平安。雖然過得不易，願望卻未落空。平凡瑣碎的每一天，已是不平凡之小確幸，就是所謂的幸福吧。可是，牛年尾聲竟然湧來氣勢洶洶之第五波疫情，然生活仍繼續，只能做對的事情。再次留守香港，送牛迎虎。於是，忙起來。首先做清潔，興致高昂投入到歲末掃除。藉此機會，有限度地實施斷捨離，看着光明凡淨的房間，哪怕只騰出多一寸的空間，也帶來一股成就和滿足感。

如果年前大掃除是具實用價值之舉措，那麼在瓶中插花則是過年的精神浪漫。

知道香港人過年要逛花市久矣，但沒有親歷。這兩年因為疫情，年宵花市被取消，但沒關係，還有街市的花墟。

逛花墟添喜氣，目不暇給，賞心悅目，但人頭湧動，不可久留。為免挑花眼，當即指定一棵「盆桔」。這是我家首度請「桔」入屋，圖好意頭。

懷抱大把鮮花回家。這些花在商販攤上無精打采，沒想到捧回家，放入瓶中，當即便遞次綻放，明艷鮮活。每一朵花都在等待那個欣賞它的人，就像生命中那些剛剛好的靈魂，遇見了，就很美。真想讓它們慢一點，再慢一點綻開，陪我一寸一寸地度過時光。花不知，你正趕着完成盛極必衰之旅程哈。

過年，要置辦年貨，應景添氣氛。當然，且必去街市，那裏最具人間煙火色，更蹭一份喜氣和熱鬧。街市，也最能體會人們對美好生活之渴望，是病毒也阻擋不了的。

總有些事，讓我們窮盡一生去愛。過年，算其一。萬事莫愁，先過個年，餘下的時光，我們還有很多開始。